

梦剧场

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同名小说



让爱重来

齐星 著

现代出版社

梦剧场

让爱重来

齐星 著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让爱重来/齐星著. -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02

ISBN 7-80028-784-X

I. 让… II. 齐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7597 号

让爱重来 Rang Ai Chong Lai

责任编辑: 张 璐

封面设计: 程阳阳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 (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11.875

版 次: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80028-784-X/I·186

定 价: 20.00 元

人 物 谱

雷敬德（李立群饰）：一名普通的清洁工人，在妻子生下儿子的同一天，捡到一个被丢弃的女婴，为了收养这个弃婴，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：妻离子散，骨肉分离，与有情人阴差阳错失之交臂。他下了岗，当市场管理员又落下残疾，甚至一度靠捡破烂为生。但千辛万苦不改初衷，他以善良无私的品性为女儿树立了人格的榜样，培养养女考上大学并成为一名出色的歌手。就在女儿被功成名就后的鲜花和掌声簇拥之时，他却因心脏病突发而生命危在旦夕……

雷媛媛（梅婷饰）：雷敬德的养女，生下后几天便被母亲所抛弃，五六岁时才开口说话。与做清洁工的父亲在艰难的家境下相依为命，为考取大学，实现父亲对她的期待而不断努力。读大学期间因被误解而被迫辍学，最终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歌手。经历了不成功的初恋以及事业上的挫折，她的人生也更

加臻于成熟和完美。

韩笑笑（韩雯雯饰）：雷媛媛的好朋友，中学直至大学的同学。出生于高干家庭，与雷媛媛同样聪明、美丽、优秀。她欣赏雷媛媛，同时又忌妒她，无时无刻不在与她攀比，在雷媛媛成功的道路上暗中作梗。最终她终于明白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各自的生活道路。经历了初恋的挫折后，她考取了国外的大学，客走他乡。

许 辉（林京来饰）：雷媛媛在大学期间通过韩笑笑认识的朋友。他经营一家歌厅，经常拿来一些外文资料交给雷媛媛翻译，帮助她勤工俭学。在雷媛媛被学校开除后，接纳她来到所经营的歌厅，在困境中给予她生活上的关心和事业上的帮助，两人在共同的生活中萌发爱情。但最终因不同的理想和价值观的冲撞而分道扬镳。昔日恋人反目成仇，他在恼恨中不择手段展开报复，使雷媛媛一度陷入媒体的纠缠，甚至是法律的追究之中。

马明远（姬晨牧饰）：雷敬德的亲生儿子，幼年时随母亲改嫁到有钱人家，中学时代便留学美国接受教育。他接管了家族庞大的产业并回国，在管理公司的过程中结识了雷媛媛，为把她打造成歌星而不遗余力。他最终知道雷敬德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，而雷媛媛竟是自己的姐姐。在亲情的感召下，他不再高傲、冷酷、封闭，学会以平等的目光看待普通人，用心灵真

诚地感受他们善良的品行和无私的胸怀。

大头（袁苑饰）：雷敬德清洁队的工友，善良诚实，乐于助人。在雷敬德的生活道路上永远给予最无私的帮助。

淑琴（李艳秋饰）：雷敬德的妻子，在与他的共同生活中尝尽人间甘苦。因雷敬德执意收养雷媛媛而与之离婚，带着年幼儿子改嫁，后随丈夫在国外定居。回国后不幸遭遇车祸以致成为植物人。雷敬德最终又看到了昔日的妻子，但妻子却与他相逢而无法相认。老泪纵横中雷敬德深感人生的无常与残酷。

刘嫂（王丽云饰）：雷敬德的邻居。在雷敬德孤独的人生道路上给予最无微不至的关怀。

刘世军（李晓枫饰）：刘嫂的儿子，雷媛媛的邻居，与她青梅竹马的好伙伴。成年后一直暗恋媛媛，但最终无缘走到一起。两人演绎一段美好却掺杂着遗憾的难忘恋情。

友情出演：

刘佩奇 李琦 宋晓英 徐敏

第一章

舞台上的灯光刺得媛媛睁不开眼睛，而台下的观众却是始终如一的那么热情，雷鸣般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在剧场中响起。她唱完了最后一首歌，大幕徐徐落下，掌声依旧弥荡在大厅里，观众久久不愿离去。而演唱会的确已经结束了。

媛媛径直走进后台化妆间，以最快的速度换下了耀眼夺目的演出服，然后奔到后台门口，焦急地向外张望。

突然，一个记者发现了她，观众们随着记者像潮水一般地向她涌来，顿时后台门被挤得水泄不通。媛媛被簇拥在鲜花中间，鲜花映衬出她光彩照人，记者的闪光灯更是喀嚓喀嚓地闪个不停。而媛媛的心思却根本没放在这里，她一边不断推开拥挤上来的人群，一边用目光向远处搜寻。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请让一下，我在找我的

爸爸，他说好在这里等我的。”

站在远处的舞台监督听到后，神色慌张地跑了过来，费了好大劲才分开了围在那里的人群，附在她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。刹时间，媛媛一下子呆住了，随后张大了嘴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这一哭，好比晴空中打了一个响雷，人们立刻安静下来，惊愕地互相看着，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“不，这不可能，我要去找爸爸，爸爸，你在哪里？”泪水顺着那张美丽的脸庞流淌下来。

媛媛边喊边发疯似的推开身边的观众，向剧场门口的停车场跑去。

她一口气冲到自己的汽车前，坐进汽车，后面的排气管立即猛地吐出一股浓烟。车轮打了一个滑，橡胶轮胎和地面猛烈的摩擦，发出了一股胶皮燃烧的味道。

汽车像一头受惊的怪兽，尖叫着冲出了停车场，驶进了车流滚滚的大街。

黑暗无边的夜张开了大嘴，好像要吞噬一切。雨滴重重地砸落在地上，涤荡着白天的繁华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污垢。

汽车依旧在雨中狂奔，车轮碾在路面的积水上，溅起一片片水花，打在马路沿上，发出劈啪的响声。

雨，越下越大，雾蒙蒙地将天地融合在了一起。

突然，十字路口的红灯亮了，横向行驶的车流启动，媛媛的车没有丝毫停下的迹象，直直地冲了过去，当车主人发现并猛打方向盘的时候，已经太晚了。为了本能的躲避，汽车发出怪兽般凄厉的尖叫声，一头撞向了交警指挥台。

随着一声巨响，车停下了。

只有雨刷器还在呼扇呼扇地摆动着，窗外的雨水已混淆了天地，雨点击打着玻璃窗，像是鼓槌，点点敲在鼓的中央，让人心颤。

车头冒出一股白烟，在雨中显得格外醒目。两个前灯被撞得粉碎，碎渣撒落了一地。

媛媛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惊呆了，随后痛苦地趴在了方向盘上，沮丧的心情不可名状。时间在这一刻好像凝固了。

几分钟后，交警们骑着摩托车赶来。媛媛缓缓地抬起头，面对警察们的大呼小叫，她拉开变形的车门，慢慢地将身体挪了出来。

一道闪电撕破了黑暗的夜空，像一把利剑劈向混沌的天地，轰隆隆的雷声由远及近，犹如千军万马从天边驶过……

媛媛斜倚在车头上，无奈地看着眼前这混乱的一切，不禁仰面长叹。雨点无情地砸落在她的脸上，顺着脸颊流淌下来，好像流进了她心灰意冷的心中。

十字路口的各种车辆都停了下来，路边的行人渐渐向路口中央围拢过来，以中国人特有的好奇心打量着已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。后面的司机因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而不耐烦地按着喇叭……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夹杂着雨水，使车祸现场愈发混乱不堪。

此时媛媛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什么也听不见、什么也看不见。她只是自言自语般喃喃地说：“我要找爸爸，我要找爸爸……”她目光呆滞地望向远方，渐渐陷入了对往事的沉思。

初夏的阳光温暖而柔和，洋洋洒洒地散落在地面上，一阵阵微风吹来，更让人感到舒服。

清洁队的浴室因为年久失修而显得斑驳陆离，十几个锈迹斑斑的秃头水管孤零零地戳在那里。

雷敬德打开其中一个水龙头，水柱喷涌而下，重重地砸在他那满是灰尘的脸上。水流顺着他的脸颊流淌到胸前，冲刷着那一块块铁疙瘩似的肌肉。

他用手抹了一把脸，仿佛这一抹可以使一天劳作的艰辛奇迹

般的烟消云散。他抄起平时日夜陪伴他的口琴，吹起节奏明快的《游击队员之歌》。这曾经是他们这一代人最熟悉的曲子之一，经雷敬德之口在男浴室中演奏出来，更有几分独特的味道。

“啊朋友再见，啊朋友再见……”跳动的旋律立刻激起了工友的共鸣，浴室中回荡起一群汉子雄壮的和声，有力却不和谐。但伴奏的声音透着熟练和投入。

与雷敬德同组的大头唱得更是卖劲，破锣一样的嗓子喊得比谁都响，几乎近于亢奋，如同在发泄压抑的情绪。

“春天早过了，你们不能总在那儿闹春吧？”清洁队队长边砸着门边大声叫道。

雷敬德停止了吹奏，用洪亮的声音向外喊道：“队长，你年纪大了，别忌妒年轻人嘛，还不快进来和我们一块儿闹春？”

哄的一声，浴室里的笑声像炸开了锅。

队长走了进来，边走边自嘲地说道：“进来可以，春是闹不了了。”

“痛痛快快洗个澡，包你能焕发青春。”说着，雷敬德把队长推入水柱中。

队长说道：“你开我的玩笑？我可是带着喜讯进来的，不告诉你了啊。”

雷敬德和众人一时都愣住了，大头第一个反应过来：“雷哥，一定是嫂子要生了。”

雷敬德恍然大悟，猛地扒开人群，踩在大头背上踉跄地冲了出去，连掉在地上的口琴都顾不得捡。

被踩疼的大头呲牙咧嘴地叫道：“哟哎，你不能生出一个就踩死另一个吧！”

雷敬德跑回更衣室，打开柜门，伸手在里面摸着，但什么也没摸到。他暗自思忖：准是大头那小子搞的鬼。

“大头，我的新衬衣呢？”雷敬德生气地喊道。

众人见势围了过来，用好奇的眼光注视着他，大头更是装出一脸的无辜。

大头说：“别穿新衣裳啦，要不然会下雨的。”

“少废话，我总得给儿子留个好印象吧。”

无奈，大头嬉皮笑脸地打开自己的柜子，慢慢掏出了那件新衬衣。

“本想着借来穿穿去见女朋友呢。”

雷敬德一把抢过来，边穿边说：“看你那点儿出息，等你结婚时，我给你置套中山装。”

雷敬德兴奋地冲出澡堂大门，高兴得像个孩子，连动作都格外轻巧、敏捷。他打开那老掉牙二八型“凤凰”自行车的车锁，踢开车支子，一个健步蹿上了车座，风风火火地蹬了起来。

大头从澡堂门内探出半个身子，晃动着手里的白毛巾，大声喊道：“雷哥，你生儿子，我就生女儿，咱们以后是亲家。”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。

雷敬德回过头来应道：“你别想美事了。”说着说着，他不禁猛的蹬了几下脚蹬子，车子加速扬长而去。

大头望着雷敬德的背影喊道：“哎，悠着点！别忘了你已经长了一辈啦！”

真的被大头说中了。

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，刚才还耀眼的阳光转眼间就没了踪迹。几片乌云从天边升起，像泼在天空中的重墨，慢慢扩散开来。路边的旗子在扑扑地抖动，风中裹着一股新鲜泥土的清香。

雨真的就要来了。

雷敬德不禁加快了车速，脚下蹬得飞快。

到了桥边，他停下车，倚在桥边石柱上，抬头看了看此时已是阴云密布的天空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不会吧，难道真的要下雨？”

在桥头的另一侧，伫立着一个年轻的妇女，中等身材，她那张年轻的脸上却写满不同寻常的生活阅历。她双目直愣愣地盯住不远处的雷敬德，神情迷茫而无助，好像在渴求什么而又欲言又止。

雷敬德来不及多想，急匆匆地又骑上车。那年轻妇女也同时转身离去。

雨马上就要来了。

一阵狂风吹起，夹杂着尘土和树叶，弥漫在小巷子的巷口，人们用手捂住头，慌张地向家跑去。

雷敬德顶着风艰难地骑车来到巷口，风吹得他睁不开眼睛。

这时，在巷口的一个角落处，那个年轻妇女从墙后无声无息地走了出来，任凭风卷起沙砾打在脸上，她双手紧紧地抱着用棉被包裹着的一个孩子，走到路中央一动不动。

雷敬德被风吹得实在是睁不开眼睛，他一只手扶住车把，一只手挡在面前，车子在风中歪歪扭扭地前进，眼看就要撞到那个妇女了，他大声叫嚷，那女子却毫不躲闪。慌忙之中只见车子一歪，随后他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

年轻妇女见状，却一声不响迅速走到跟前，一猫腰将孩子放在地上，转身飞快离去。

“哎……”

雷敬德一下子懵了，望着襁褓中的孩子不知所措。当他反应过来要去追时，年轻妇女早就没有了踪影，而眼前这个孩子却真实地躺在他的面前，发出哇哇的哭声。

雷敬德赶忙抱起婴儿来，笨拙地搂在怀中，但孩子好像受到了惊吓，更加哇哇地哭个不停。他伸手揭开盖在孩子脸上的包布，露出一张粉扑扑的小脸，孩子身边还夹着一封信，雷敬德连忙将它打开：

“别追了，我是有意的，相信你是好人。她叫媛媛，是个女孩……”

豆大的雨滴打在信纸上，溅湿了一大片。雨水也打在孩子稚嫩的小脸上，说来奇怪，孩子却顿时不哭了，睁开明亮的小眼睛，好奇地看着雷敬德。

看到孩子不哭了，雷敬德的心也平静下来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焦急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

在医院产房中，雷敬德的妻子淑琴满头大汗，双手揪住身下雪白的床单，枕头已经湿透了。实在疼得受不了时她就不断大声喊：“敬德，敬德，快来呀，我受不了了。”

在产房外走廊上，雷敬德的邻居刘哥、刘嫂夫妇在焦急等待着。刘哥是雷敬德几十年的老朋友，平时家里有什么事情，都少不了这对热心夫妇的帮忙。

“这个敬德太不像话了，淑琴非跟他急不可。”刘哥说道。

“你不说谁知道，保密。”刘嫂说着白了丈夫一眼。

雨越下越大，雨滴敲打在公用电话的玻璃门上，又汇成一股股的水流淌下来。窗外什么也看不清楚，只隐约见到公路上过往汽车的前灯从眼前一一晃过。

雷敬德一手抱着孩子，另外那只手抓起电话，将准备好的一枚硬币塞进投币口后，急匆匆地拨打起来。

电话那头是他的好兄弟大头。别看大头平时大大咧咧的，但真遇到了事情，绝不含糊。

“大头，出事了，你赶快过来帮帮我……”雷敬德一时也没工夫细说清楚，弄得大头一头雾水。最后，他干脆说道：

“别问那么多，没空跟你解释，我儿子和老婆还在医院等着我呢。”

放下电话，雷敬德深深地呼了一口气，镇定了一下。对于一个要做爸爸的人来说，短短的时间里突然又多出一个孩子来，的确有些措手不及。

医院里，淑琴眉头紧锁在一起，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流淌下来，身体随着生产前的阵痛不断地颤抖，断断续续的呻吟中夹杂着声嘶力竭的叫喊声：“敬德，敬德……啊……敬德……”

突然，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声在产房中响起，一个新生命诞生了。这哭声犹如天使在歌唱，滋润着产房外每一颗揪紧的心。

雨下得比刚才小了许多。

雷敬德抱着孩子躲在路边的公共汽车站中避雨，他一边等一边不住地向远处张望。不一会儿，大头骑着清洁三轮车赶到了。他虽然披了雨衣，但膝盖下部还是湿透了，脚上的布鞋也在不住地滴水。

雷敬德抱着孩子迎了上去，冲着大头解释道：“今天真够背的，赶上下雨不说，还莫名其妙地捡了个孩子。这当妈的心太狠了。”

“你说淑琴？我都给你搞糊涂了。”

雷敬德看着大头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，连忙想解释，但又怕一时说不清，于是长话短说：“不是淑琴，嗨，跟你说不清。现在把孩子先抱到你那儿去，你想办法让孩子吃好、睡个好觉，回头我来处理。”

大头更懵了，不知所措地接过孩子，喃喃道：“我还是个童男子呢，哪干过这事儿，要是让我女朋友知道了非和我吹不可。”

雷敬德听了，不耐烦地说：“说你没出息还真没出息啊，女朋友没了还可以再找，可这孩子是条生命，就算你帮帮我。”

大头无奈，勉强点了点头。

雷敬德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肚，他转过身，扶起自行车，向

医院方向骑去。

大头抱着怀中的女婴，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，直到看着雷敬德的背影从雨雾中消失，才无奈地转身离去。

雷敬德冲进了医院，顾不得拧干身上的湿衣服，大步流星地向产房走去。在拐弯处，他和一个护士撞了个正着。

“哎哟！”护士一声惊叫，手中的病历撒了一地。

“真对不起！”雷敬德连忙弯下腰去捡，一边捡一边道歉。

他将捡起的病历用胳膊肘擦拭着，边擦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都怨我不该穿这身新衣服，不然老天也不会下雨。”

“别擦了，这病历让你越擦越脏，还新衣服呢？老天爷真的是分不出新旧了。”护士说着一把抢过病历。

听到这话，雷敬德抬起头，认真地说：“真的，是新衣服，下雨后才弄脏的，特灵，好几次了。”

为了让护士相信他的话，他还真诚地向她点了点头。

“扑哧”一声，护士笑出了声，说道：“行啦行啦，我看你病得不轻，快去看病吧。”

雷敬德听了摇摇头，赶忙解释道：“没病，没病，是我老婆生儿子了，对了，产房在哪儿？”

“二楼，向左拐就能看到产科的牌子。”说完，护士抱着病历转身走了。

雷敬德听了，生怕记不住，不住地自言自语：“二楼，向左拐，就能看到产科的牌子……”说着抬起湿脚向二楼跑去。

谁料到刚迈了一个台阶，由于鞋滑，他不小心踩了个空，打了一个趔趄。远处的护士回头一看，捂着嘴笑了起来。

产房外，刘哥夫妇仍然守候在那里，等待着雷敬德的到来。

雷敬德匆匆赶到产科病房，为了快点儿看到自己的孩子，急赤

白脸地往里冲，结果一把被刘哥夫妇拽住。

“看你慌的，当是回自个儿家呢？”刘哥抢先发话。

“别急，淑琴母子都平安，以后你这当爸爸的就要受累了。”刘嫂以一个女人特有的角度说。

这时，护士长从产房内走出，冲他们几个人喊道：“谁是雷敬德？”

“我就是，我就是。”雷敬德连忙上前陪着笑脸。

护士长上下打量着站在面前的这个男人，不禁责怪说：“你怎么这么脏？这样哪能抱孩子，到病房等着吧。”

说完，护士长转身就要走。雷敬德赶紧追上去问：“大夫，请问是男孩吧？”

护士长看了他一眼说道：“看来你这个人还重男轻女哪，不告诉你，自己瞧去。”

雷敬德无奈，嘿嘿一笑向病房走去。

雷敬德一进病房门，就看见淑琴身边躺着的婴儿。孩子粉红色的小脸露在外面，紧紧闭着小眼睛酣睡着。那神态和雷敬德有着说不出的相似。他高兴得一把抱起儿子，高高地举了起来。

小家伙醒了，雷敬德见状，顺势抱起儿子转着圈儿。

看着丈夫抱孩子的样子，淑琴心中顿时充满了一种满足感。

“别转啦，他还经不起折腾。”淑琴有点儿担心，轻声地说。

雷敬德停下来，抱着儿子在淑琴床边坐下，深情地看了一眼妻子，拉起她的手说：“你还真行，真的给我生了个儿子，我这回当爸爸啦，回家后我好好犒劳犒劳你。”

望着丈夫欢快得像个孩子似的，淑琴娇嗔道：“看你高兴的样儿，我这罪可受大了，你得好好的补偿。”

“那当然，那当然，我要让你和儿子成为重点保护对象。”雷敬

德边拍胸脯，边信誓旦旦地说道。

他的脸上写满了初为人父的自豪。

初升的太阳将光芒撒播在大地上，恩赐着她的每一个子民。古老的河北县城在阳光中又迎接来了新的一天，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。

雷敬德骑着三轮车接淑琴母子回了家。

街坊邻居纷纷过来同雷敬德打招呼，雷敬德掏出糖果，向他认识的每一个人抛撒着，好像同时抛撒着喜悦之情。小县城好像一下子因为雷敬德一家的归来而显得格外热闹。

第二天，雷敬德回到了清洁队办公室，他赶忙拆开一条喜烟，一根根向工友们分发着，接受着大家纷纷向他道喜，雷敬德不禁有些飘飘然了。

老队长自然是最高兴的一个，他拿起烟盒，用粗大的手指打开包装的锡纸，熟练地从里面抽出一根。雷敬德连忙上前点上，老队长享受似的深深吸了一口，然后他用手指蘸了身边会计桌上印盒中的红印油，飞快地抹在了雷敬德脸上，开心地说：“恭喜，恭喜，这下咱们扫马路的又有继承人了。”

工友们哄堂大笑，雷敬德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
“敬德，脸不准洗，回去让淑琴看看。”一个工友开玩笑地说。

憨厚的雷敬德正拿出一包糖果，向人群中抛撒。听到这话后连忙应道：“不洗不洗，大家吃糖，大家吃糖。”

突然，雷敬德发现少了一个人，下意识地问道：“哎，怎么没见大头？”

老队长听到后，愤愤地说：“这小子今天旷了工，我回头找他算账！”